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五 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顧重光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先見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先覺之而誰也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識在機先智周物表見於未萌明於未兆達於事變知微知彰導 軍人之耳目真賢人之高跡也辨興亡明理亂知

進退定禍福立身行道以御于邦家不臻斯理未盡善也是故入境知化入國知政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覩其容而辨其心聽其音而審其變烏巢高而舊屋大識其政暴要我飲而樂不作知彼誠哀謂被髪而將戎覩超乘而必敗先見之明皆斯類也

殷箕子為太師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周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

王孫滿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

于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

芮良夫周大夫也周厲王說音悅榮夷公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恐難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朝王流于彘

史伯周大夫也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

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荆蠻芊姓之蠻鬻熊之後申呂姜姓應蔡唐皆姬姓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陳媯姓也北有衛燕翟鮮虞路雒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召公之封皆姬姓翟北翟也鮮虞姬姓在翟者也路雒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八國皆姬姓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也薛任姓鄒曹姓東夷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雒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東虢仲之後姬姓也鄶妘姓當幽王時於子男此二國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妻子曰孥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二邑虢鄶鄔蔽補丹依⿰目柔歷莘君之土也言克虢鄶則此八國皆可得若前莘後河右雒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荆芊楚也代更干犯也言其代强更相犯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嬴

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所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也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間謂郟南謝北也虢鄶在焉郟後屬鄭鄭衰楚取之魯昭公元年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者是也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瀆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以君道道之則易取且可長用也長用久處公曰周其

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首七竅謂目為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者謂八體以應八卦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

口坎為耳艮為手建九紀以立純德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正藏五藏又有胃膀胱腹膽也紀所以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之動也賈唐云九紀九功也合十數以訓百體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者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比十數之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出千品具萬方百官有徹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之官位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方道也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姟備也數極於姟萬方曰姟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姟之數也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

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之人以為卿士而乃妖發之臣用之於位佞倖之臣置之於側者

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之以奔襃襃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襃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至殷

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裳正幅曰幃）化為元黿以入于王府（黿或為蚖蚖蜥蜴象龍）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夫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褒姁褒君）王遂置之（置赦也）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為酋腊極）

也滋益也申繒西戎方彊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舅繒姒姓申之與國西戎亦黨於申周衰故戎狄强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畀予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强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其在晉乎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為

宣王大夫詩叙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興也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睬歷莘也後桓公之子武公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騷亂也十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

衆仲魯大夫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

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過刑刑過則親離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洩伯鄭大夫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及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良佐鄭大夫如陳涖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

師服晉大夫也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于曲沃晋文侯卒于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為相輔貳也士有隷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隷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惟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晋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又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條晉地太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成禮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

鬬伯比楚大夫也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

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雖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伏也蒲騷役十一年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咸莫敖以刑也不然夫

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羅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騅甥聃甥養甥皆鄧祁侯之甥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三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腹臍喻噬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

申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原伯周大夫也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偏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莊二十一年鄭伯殺子頹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也）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徧樂也）五月鄭厲公卒

史蘇晉大夫也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縣縊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蓄其子禍之基也蓄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好美也）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

其情以厚其欲也厚益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謂史蘇知難本士蔿晉大夫也魯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也畢萬魏犨祖父也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

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愈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張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掌晉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僕人贊晉太子申生之僕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

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嘗不立奇異不立不得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中分也堅忍金玦玦亦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使之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之言雖盡敵其若內讒何

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

舟之僑虢大夫也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將至矣遂奔晉明年晉滅虢

虢射晉大夫也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繇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繇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

報釆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郭偃晉大夫也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鎮重也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無後絶嗣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及至及文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又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宫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宰孔周大夫也僖公九年齊會諸侯於葵丘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而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在莊公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武向東必不能復畧西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察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

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陜縣東北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炤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

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也

内史過周大夫也魯僖公十一年周使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昬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王孫說周大夫也周簡王八年魯成公朝周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使先修聘且告將朝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

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彊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惟畏其强雖拒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冐人王其勿賜若貪凌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捨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主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人罰當罪是為德義也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工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

說讓說（說好也言說好讓也）以語王王厚賄之

辛有周大夫也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雒邑）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僖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石癸鄭大夫也鄭公子蘭出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

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蘭立是爲繆公

先軫晉大夫也秦晉戰于殽晉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渡河已在舟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

叔仲惠伯魯人也魯文公九年冬楚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宣四年楚滅若敖氏

王子伯廖鄭大夫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義取无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閒一歲鄭人殺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八年歸父奔晉

劉康公周卿士也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社者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也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後晉人殺趙同

士貞伯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

子游相子游公子偃也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也行速不詳緩也

季文子魯大夫也魯成公四年季文子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商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申公巫臣晉大夫也魯成公八年晉侯使巫臣如吳假

道於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渠里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虞度也

曰夫狡焉狡猾之人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惟然

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又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以此為

戒

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年莒潰

甯惠子名殖衛大夫也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

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

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

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
苦成家亡
孟獻子魯大夫也成公十三年晉郤錡乞師于魯將事
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
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
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郤氏亡矣又晉欒黶來乞師獻
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又襄公十年六月鄭子耳伐
宋七月侵魯西鄙九月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

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

韓獻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賢大夫伯州犁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十七年晉殺三郤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范文子晉大夫也晉厲公敗荆於鄢而反文子謂其宗

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長魚蟜晉大夫也厲公殺三郤長魚蟜乃脅欒中行而言于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内為宄在外為姦禦宄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内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弑

單襄公周大夫也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

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之背宋之盟一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盟在魯成十二年至十六年楚鄭背盟而伐宋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幼弱司馬子反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三陳夷鄭楚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

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欒欒書范士燮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吾曰桓公自謂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子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令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

吾有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已之材反優於往四人也三人之中無有所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夫人性凌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

也故儆之以晋而郤至佻天以為已功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代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蓄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德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晋又柯陵之會單襄

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犯凌犯人郤犨見其語迂犨晉卿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也迂迂回加誣人郤至見其語伐伐好自伐其功齊國佐見其語盡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臣非瞽史焉知天道臣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

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知德矣視遠日絶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一為偏喪偏喪有咎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既四者盡喪國從而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憤厚味實腊

毒腊音昔厚味喻重禄腊亟也若酒之味厚者其毒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犨季至也犯則凌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其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已國有德也鄰於不修與不修德者為鄰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覇無德之患何憂於晉大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叔孫僑如也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好利不義適于穆姜欲逐季氏而專

魯國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流之放之者何也魯侯歸乃

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

三郤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

武子又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

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

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

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

有憂未嘗不慼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

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大子晉周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冥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六氣為經以五行為緯而成之也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

無僭成也言無遠愼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愼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愼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慼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人以四行輔助之必得國也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也故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此次成公而往者

必周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畀予也三世為君而更予驩之孫驩晉襄公名也孫曾孫周也自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孫謂僖公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稱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夢卦也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仍數鮮寡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

殆將失國也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立之是為悼公

士莊子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年三月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殺其君光傳

叔孫穆子魯大夫也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公登

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文子亡辭亦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叔豫楚人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于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王弱政教微多寵而貴臣强）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

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二十二年殺追舒

臧紇魯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邑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者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鼠比之欲使其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辭齊禍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在已身也）順事恕施也

然明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四年冬晉侯使程鄭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何由）子羽不能對以語然明（然明鬷蔑也）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

憂也言鄭本小人為年程鄭卒張本明

太叔文子衛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太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遑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始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喻君以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奕圍棊也其何以免乎

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笫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笫之言閾門限也使人趙孟自謂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有評工之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

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子産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産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

弑其君傳三十年六月子産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敢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傲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于大國也介閒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昭公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能書鄭子皮將行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

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天（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星周復於大梁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游吉鄭大夫也襄公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亂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而棄其本德不修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人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君必死君往當送之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者復之亦遠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是年鄭伯如楚康王卒

汝齊晉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亾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季札吳公子也魯襄公二十九年來聘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穆叔魯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人生

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又襄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俄而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于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均謂賢等也）非

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鮮不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北宫文子衞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衞侯在楚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

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何以終世

屈狐庸吳行人也魯襄公三十一年聘于晉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之路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陵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也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昧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

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子服惠伯魯大夫也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

劉定公周卿士也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以治民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

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晏嬰齊大夫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婚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齊衰與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官惟公知齊將為陳氏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

為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也）國之諸市屨賤踊貴（刖足者多）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擞諸侯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人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公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至今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

世猶懈怠況曰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也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

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也惟羊舌氏在而

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

豈其獲祀後皆如之又云齊晏來聘與叔向語叔向曰

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

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又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

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

强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

私語曰齊國之政其

卒歸于田氏者矣

叔向晉大夫也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工而從之宴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避怨

矣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哲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魯昭公十一年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

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畢乎殆其失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禬帶有結禬領會結帶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禬結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

是年單成公卒昭十三年楚公子干立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謂國人共惡相求者如市賈之人求利

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

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無謀三也

謀策謀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羇終世可謂無民亡

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干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指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公出奔莒）

有高國以爲内主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從善如流自莒先入衛人助之也　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公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　有魏犫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内主亾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干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干果不終焉卒立棄疾如叔向言也昭公十五

年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也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默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

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志經亡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知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沌沌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子服昭伯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六年公在晉晉人止公

以服鄭故也夏四月公至自晉晉人德公得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幼年平子不信其言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萇弘周大夫也魯昭公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

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二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魯昭公十八年春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之也居位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

不亡何待毛得果亡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紀云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室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盆也先君謂盆之父獻公亦立于極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雒水也地動謂川崖摧也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既而子朝亡

鬬且楚大夫也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

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羸餒日日已甚羸瘠日日甚也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倣倣依是之不郵而蓄聚不厭

其速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愠怨）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王穆王之父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衛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叔孫昭子名婼魯大夫也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

適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者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嫡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今蔡

侯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其年秋七月日有食之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憂哭）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二十五年春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惟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大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

師曠晉大夫也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叔孫豹魯大夫也晉趙武會諸侯於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設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

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服無所怪之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但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無不憂之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子謂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伯州犂又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

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也言先知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即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也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

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昭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后子名鍼秦伯之弟也魯昭公元年后子出奔晉見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脩也愒貪也其與幾何五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終五之年行人揮鄭大夫也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與叔向言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

故馬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凌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沈尹戌楚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魯昭公十九年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城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

罷死轉（轉遷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躡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楚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名）楚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楚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也）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幾

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階道梗病也

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閔馬父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周王子朝奔京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也所廢謂羣喪職秩者

樂祁宋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

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虞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孫

于齊傳

子家子魯大夫也昭公在鄆季氏使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先見第二

女叔寛晉大夫也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寛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寛女叔寛也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也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趙地）彪傒衛大夫也魯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傒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絶遠疑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疑此田在汲郡廣平曰原）還卒於甯（甯今脩武縣近

吳澤

陳寅宋大夫也定公六年秋宋樂祁使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歸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

史鰌衛大夫也公叔文子朝而請饗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鰌曰無害乎臣可以免言能知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見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為明年戍來奔

鬬辛楚大夫也魯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畧文五年冬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鬬辛聞吳

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魯子貢衛人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邾子益歸傳

仲尼卒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君兩失之亡國之風

伍員字子胥吳大夫也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報檇李也越子使大夫種因伯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于二斟後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孕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長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后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君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厚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二十二年越入吳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也諫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賜屬鏤以死艾陵役也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

吳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公孫彌牟衛人哀公十二年衛侯會吳吳人藩衛侯之舍既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后卒死於越

智伯晉大夫伯氏之族智襄子伐鄭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三卿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段規魏桓子相也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

與長魚蟜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蟜既嬖於厲公而滅三郤在魯成十年趙有孟姬之讒趙同趙括孟姬趙文子母莊姬通於趙嬰二兄同括欲殺之孟姬懟怨讒於景公公殺之魯成十八年欒有叔祁之難欒盈也叔祈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愬於宣子遂滅欒氏范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臯夷之兄也臯夷無寵於范吉射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臯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

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乃首難而殺智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作難反智伯者遂滅智氏

智果智氏之族也智宣子將以瑶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瑶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必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强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凌人而以不

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太史屠黍晉大夫也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周威王見而問曰天下國孰先亡對曰晉也臣嘗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公曰是何害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公曰是何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公曰是何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滅王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

之對曰中山次之威王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不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王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屠黍嘿而不對威王固問對曰君次之威王乃懼求之長者得義疇田邑而禮之二賢人得史驎趙駢以為諫臣去苛政之三十九以告屠黍屠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

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格言格至也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之言威王薨殡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圭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二國者皆將亡所舉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

此五者無倖必亡中山齊皆當此

孟子齊人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達未道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言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淳于髡齊人說鄒忌子必趨出過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

矣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鄒忌以為設以為辭鄒忌必不能及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鄒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鄒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緜麄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徐子外黃人魏太子申為大將軍過外黃徐子劉叔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謂太子曰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並莒則富

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左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敗

吴起衞人仕魏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吴起衞人也為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謂北邊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

於岸門（岸門邑名也）上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躧（釋棄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拭泣而應之曰子不識（識知）君知我能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可以致君於王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王錯也議言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果入秦秦日益大（果猶盡也）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

屈宜臼楚大夫也韓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

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邺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時絀舉嬴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也

秦趙良孝公時商君作相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

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若不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别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

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征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繇餘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之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惡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工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

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數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許及切戟者徐廣曰一作叅屈盧之徑矛干將之雄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敗公子

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宫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

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宋義楚將也項梁數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高陵君名顯琅邪有高陵縣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

范增楚西人鴻門會勸項羽擊沛公項羽不忍沛公脫

去使張良留謝獻璧項羽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漢賈誼文帝時上疏曰今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王武代王參二國爾臣願奉淮南地以益淮陽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從代王而都睢陽於是文帝從誼徙封淮陽王武為梁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為列侯誼知上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此謂假賊兵為虎翼也後文帝末景帝立三年而吳

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州濟南也西鄉京師鄉讀曰嚮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詛至大中大夫

穆生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切稱病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

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子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聯繫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衣之赭衣使杵臼椎舂於市

霍光為大將軍張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

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與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

徐生茂陵人宣帝時霍氏奢侈徐生上書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

必害之右上也害傷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行音胡郎切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

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鄉讀曰向次下亦同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亡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帝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

劉向為宗正王氏專政向數上書言祿去公室權在外

家非所以保社稷固後嗣也向卒後十三年王氏果代

漢

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中常侍王閎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册文言允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智畧聞咸言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

莽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哀帝末賢
果誅死
逢萌北海都昌人為縣亭長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
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
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
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
後漢樊宏光武初起破王莽將王尋王邑於昆陽光武
兄伯升又捄究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

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玦決也令早決斷也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後果遇害

馬援為伏波將軍卒初兄子壻王磐字子石王莽從兄平陽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推富貲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

空米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䕣姓
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
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隷校尉蘇鄴丁鴻事
相連坐死雒陽獄而磐子肅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援
謂司馬吕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
内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
賔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
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

怒及下郡縣收捕諸王賔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
秉亦預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神人也又援初出屯襄
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黄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
使可賤如卿等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
果以貴滿致災禍亦幾不免
杜安清高絶俗雒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
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
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交者吏至門安乃發

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
李郃為漢中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
皇甫規安定朝郡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

定西征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

周舉為梁商從事中郎將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雒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

申屠蟠游大學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超然免於評論

劉寬為光禄勲以先策黄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户逯音錄

陳寔靈帝時賓武辟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頴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大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華歆平原高唐人與同郡陶丘洪皆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高傑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後芬果敗洪乃服歆後仕魏至司徒

盧植為尚書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

荀彧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捕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避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後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掠

田豐為袁紹謀主紹之南征也豐止之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為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君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劉曄淮南成德人廬江太守劉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秦道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

越喜悅外内盡賀臁獨不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内虚策乘虚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臁後至大鴻臚

魏郭嘉字奉孝頴川陽翟人初北見袁紹為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

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録皆豪傑英雄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復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嘉為軍祭酒卒

裴潛為代郡太守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

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寛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讟之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

程昱事太祖為東中郎將時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

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冑舉兵背太祖

管寧避地遼東時公孫康巳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二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吴僣稱王明帝使相國宣王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

周瑜初見袁術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吴後至偏將軍

晉何曾為太宰侍中甞侍武帝宴退而告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甞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孫綏誅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韋忠有節操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裴頠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茅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貪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嘗有心託我嘗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

劉寔為太常妻盧氏生子濟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貧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

生子夏寔竟坐夏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

山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耶知大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羊祜初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與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卿前語

祐曰此非知慮所及其先識不逮如此

杜預初為魏鍾會鎮西長史鄧艾平蜀以過檻車以徵及鍾會作亂艾復還將入成都衛瓘遣田續討艾初艾之下江繇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舍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繇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衛瓘字）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摠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

蒯欽爲引訓少府欽楊駿之姑子也少而相昵直亮不回駿輔政大失人望欽屢以正言犯駿駿之弟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雒陽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

敢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於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禮論以非之馬隆泰始中稍遷司馬督䣛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滅

索靖拜酒泉太守有先識遠量惠帝即位知天下將亂指雒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何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禮簡傲城陽王尼工綏書疏謂人曰伯蔚

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

尼曰伯蔚未聞我已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

江統為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

氐帥齊萬年統深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工

之惠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王敦為中書監時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

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

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収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

郭璞以母憂去職未朞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頴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孔坦為尚書左丞蘇峻反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劉惔為丹陽尹每奇桓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為荆州還惔言於簡文曰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

常宜抑之勸簡文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温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琰以為必尅或問其故琰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言

前凉張寔平麴儒徒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劉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絶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絶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討平之

後趙石勒年四十隨邑人行販雒陽倚嘯上東門王行

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身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前燕慕容儁終慕容輿慕容根與皇甫真慕容恪等俱受顧托輿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誅發伏謀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

南燕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少沉斂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

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粲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威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為陝未延所殺中山冲所封也

後蜀李雄將立兄蕩子班為太子李驤諫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雄死班立為雄子越所殺

宋蔡興宗為吏部侍郎時廢帝即位興宗親奉璽綬廢帝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禮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

南齊垣崇祖下邳人宋孝建中州辟主簿後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臨死與崇祖書曰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王思遠為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

兄思徵曰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専斷内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内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弟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乃遷侍中

阮孝緒屏居一室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外

凡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嘗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飡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江淹為秘書丞齊永元中崔崇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梁昌義之為北徐州刺史武帝崇佛道至於祭祖禰不設牲牢義之聞之曰雖僭同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

祭工祖須血食古禮百王不易時武帝祖父墓前一旦失石鹿義之告有職者曰蕭祚將盡乎後果為侯景所滅王侯妃主及裔胄子弟為景軍所掠漂流入他國者葢數十萬義之亦歸于陳

何敬容為侍中侯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慕顯及景自與衆共沒朝廷以為憂敬容等見東宮太子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得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

敬容曰景翻覆亂臣終當亂國

陳虞寄家閩中陳寶應據有閩中寄實寶應所留及寶應起兵作逆有沙門惠標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宫寶應得之甚悅惠標齎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惠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標後竟坐是終寄至昭戎將軍加大中大夫

後魏高允為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

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宋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噍類矣未幾而難作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宋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穆多侯為司衞監孝文宋乙渾專權時司徒陸麗在代郡温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使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為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

北齊陽休之右北平為州主簿後魏孝昌中杜雒周破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

後周薛整為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

心整知亂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跡之及護誅附
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
姚僧垣仕梁為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克平大亂而任
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紀綱僧垣深憂謂親故曰吾觀
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杜門闔者皆掩口竊
笑及大軍克荊州僧垣侍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
涕泣而去入仍為工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韋鼎初仕陳為大府卿後主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

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産耳

源師字踐言初仕齊為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先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

唐劉幽求初為朝邑尉桓彦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而不及武三思幽求謂桓敬等曰㭊󠄀猶存噬臍無及桓敬不能從後果為三思誣構死于嶺外

田庭玠為相州刺史建中初族弟悦代承嗣為魏博節度志圖宄逆處庭玠不從召為節度副悦奸謀頗露庭玠謂悦曰爾藉祖父遺業可禀受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若與鎮鄆同為叛臣耶自兵亂以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歴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無

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過其第而謝之
庭玠杜門不納將吏請謁建中三年鬱憤而卒
皇甫鏞為河南少尹時兄弟為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
鏞惡其太盛每兄弟讌語即極言之鎛頗不悅乃求分
司除右庶子及鎛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不之
罪徵為國子祭酒
梁趙犫唐末為忠武軍節度使雖盡忠唐室保全陳州
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為子孫之計故因解圍

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為太祖立生祠於陳朝夕謁拜數年之間悉力委輸凡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

後唐許寂字閑閑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唐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内殿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篳篥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淫聲不在政矣寂閩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炤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

晉安元信唐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授詔屯於代

州代守張郎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於太原俄聞北敵有約赴難元信入說郎曰張敬達雖圍晉陽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虜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欵示其兩端亦永全之上策也郎不納

張礪為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與虜居南松門之内軒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胡用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容

屬僚死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六